

「真由美」邀「佐罗」唱歌

章自采

“真由美”和“佐罗”浑身不搭界，难道“愚人节玩笑”？非也。

退休前后，和外国演员合作演出，又是在大舞台上，一共也就两次，涉及日本影片《追捕》中演女主角“真由美”的中野良子和法国影片《佐罗》的主演法国演员阿兰·德龙。我是个在生人面前常常不知所措的人，但这两位给我感觉对艺术同行都挺友好，洋溢着一份真诚的快乐，倒让我尝试着要表现得落落大方一点。看到“真由美”和“佐罗”从银幕上走下来，近距离可观察他们，又可为中外文化交流界尽一点力，还是挺有意思的。

《追捕》中，我在配音团队里只是客串了一小把，跟剧中的“真由美”并不打交道。那年在南京参加庆典活动，中野良子亦是特邀嘉宾。我印象中，她是最踊跃和随意的，情绪也特别由衷。午夜尾声，有人怂恿让“真由美”唱一个。逢这种时候，中野良子都不愿扫大家的兴，大方地站起来准备唱。我在一边扮演一个洗耳恭听的角色。却不料她提议，因她正在用中文学唱《大海啊故乡》，最好有个人帮她壮壮胆。我虽唱歌不太有把握，但也不愿扫大家兴，就差不多是被推搡着站到她身边，亮开了嗓子。

更没想到，2018年到东京参与老艺术家赴日和平之旅大型演出，巧了，又和“真由美”碰上，居然又和她一起对唱《大海啊故乡》。当然，是中野良子点名要和我合作，看来那次南京联欢是给她留下印象了。其实，这个节目是临时安排的，可谓联欢的性质，即使真决定要上，我亦并未太放在心上，就上上吧。我在准备主持词的当口，未料“真由美”抓了个翻译来找我，非要一起找个地方排练，且练了不止一遍。如此认真倒令我吃惊了。我知道她并非跨界歌手，但对待这样一件小小的工作，并非担心会出洋相，那虔诚的心是出于对观众负责，不愿因自己的漫不经心而让台下观众和台上合作者失望。我心里顿时就有了一份敬意。谢谢“真由美”对我敲起了警钟。我虽属于工作态度勤勉那一类，她却是比我还要认真，值得我铭记在心，好好学习。也许今后的日子里，我还会有缘和中野良子合作，最好配音吧，为她新片子里的男友配音，我现在还有创作冲动的。

1989年，我记忆犹新，阿兰·德龙应邀来中国访问，这是他的第一次。因恰是德龙兄54岁生日，于是北京的朋友突发奇想，在北京体育场安排一场大型联欢晚会，通过电视让中国观众一睹他生活中的风采。（不知那次活动是否留下了录像？）那回演出，我朗诵《佐罗》台词片段。他们让我又披斗篷，又戴上大帽子，至于戴上深色墨镜冒充眼罩就更不用说了，蛮搞笑的。按照联排时的次序，我最后一句台词话音未落，便是他上场。只见他大步流星地走上舞台，一阵风似地潇潇洒洒走到我面前，满脸是笑给了我一个大大的热情的拥抱。这一幕，当时轰动了全场，只见我国观众对“佐罗”的迷动儿。德龙兄随后就很轻松地用法语朗诵了一首诗歌。他声音低音丰满，很有水分，听起来很舒服。以他的艺术造诣和条件，就是做一个配音演员也会极为出色。

后来我常常暖暖地回想那一次的演出。前两年曾两次再邀他访华，他也都欣然答应，但因不可抗拒因素，未能实现。所以，当他在有些场合发表那番感言——这一生什么都有，就是没有幸福两字，我们听了不但感到不是滋味，且十分惊愕了。我们盼望德龙兄幸福快乐，也深以为他是实实在在拥有幸福的，不是吗？德龙兄不但在法国，在欧洲，也在中国，在全世界获得影迷朋友的欣赏、仰慕和支持，这难道不是幸福吗？那众多观众至今仍在关注着你牵挂着你。这些年，我们还听说，德龙兄身体欠佳。我们希望他健康长寿。只是想对他有所帮助，又不知如何能帮他一把！是不是中药倒有可能给他有效的治疗呢？热望阿兰·德龙先生幸运且多多保重。疫情终会过去，到那时，我们漂洋过海来拜望你，你的忠实的狗狗们不会把我们拒之门外吧？



人们之所以赶在清明前后掀起一波品尝螺蛳的高潮，大抵受清人范寅的影响。他在《越谚》里说过一句名言——“清明螺，抵只鹅”。

“抵只鹅”的意思是“肥腴”——此时的螺蛳尚未繁殖，身体积聚了丰沛能量，十分肥腴。南宋诗人王质就此吟道：“雨豪狭溪成阔溪，螺蛳蠃子涨澎肥。”（《山水友馀辞·秧鸡》）。除此，“抵只鹅”当然还可别解为“清明螺”口感极佳，大可媲美子鹅的味道。

人们似乎太专注于螺蛳“头部”（实为腕足）黑乎乎的肉，从而忽视“清明螺”所谓的“肥”与“美”，理应包括或径指其白乎乎的“肚皮”。实际上，“肚皮”的确可食，它是螺蛳的消化腺和性腺，只需拾掇干净，鲜美堪比“头部”，甚至跟蟹膏蟹黄（蟹的性腺部分）有得一拼。

小时候被母亲灌输过把螺蛳“肚皮”吃下去，肠胃就会闹不太平的耳旁之说，惯性使然，我对“肚皮”至今仍然施行“断舍离”政策，不能不说绝对辜负了“清明螺”的真正卖点。

毫无疑问，人们照例一腴馋吻，还在于避开不久之后螺蛳“肚

皮”里会生出许多的子。须知螺蛳虽小，却是卵胎生动物，不可避免地日新老去，令人乏味。生物界存在太多类似现象，你懂的呀；再说，满嘴一粒粒微小的螺蛳壳在味蕾上“踱步”，能算一种良好体验吗？由此推定，品尝“清明螺”的“肚皮”，应当放在优先位置。

“生是一碗，熟是一碗；不吃是一碗，吃了还是一碗”，成为螺蛳最传神的写照。然而因为了“一碗还是一碗”的“抠门儿”，它摆不上高档饭局可知。不过，主人若以螺蛳待客，说明彼此交谊厚、感情深啊。南北朝顶流诗人庾信

在《园庭诗》中作证：“倒屣迎息榻，停琴听解嘲。香螺美酒酒，枯蚌藉兰肴。飞鱼时触钓，翳雉屡悬庖。但使相知厚，当能来结交。”尽管此中的螺，是田螺还是螺蛳，抑或特指某个品种，我无法考证，推想它们是宗兄族弟，总不会错。

绍兴民谣“啄螺蛳过酒，强盗赶来劝肯走”，将其诱人魅力发挥至于极致。此种被认为不着边际的赞美，不幸被上世纪八十年代《新民晚报·蔷薇花下》一则真人



汉字的同音字，同一个字有两到几种读音，每种读音有各自意思与用法。在数量逾千的多音字队伍中有个字十分奇妙，两种读音，字义竟然是完全相反，这个字就是“觉”（覺）。

觉 jiào，一般是指人类睡眠，一种生理现象。睡觉、午睡、晌觉、困觉、懒觉、晚觉、眯一觉、睡整觉等。

觉 jué，相对于睡眠而言，人类另一种生理现象。醒了也用觉，觉醒又作醒觉。而视觉、听觉、味觉、嗅觉、肤觉、触觉、知觉、错觉、发觉、觉得、觉察等等的觉，都是人醒了后意识清晰的感觉。佛语“觉者”，即开悟者或者觉悟者，或是对那些有大智慧之人的一种尊称。直白解释就是“醒过来的人”。那么为何同字形的

“觉”会有如此矛盾的含义？历来学界似乎都回避这个问题，没有解答。笔者探本溯源试作徐说，冀望填补空白。

便于区别，以下行文中“觉”jiào标拼音。

觉(图一，战国民间文字)中的“见”(見)，形义一看就明白，人(儿)顶着目

矛盾的“觉”

徐梦嘉 文/图

在看周遭。见从甲文到正体都是“目、儿”字根，解读亦没变化。繁体无见字的“觉”商代就有了(即学的甲文，图二)，其形是双手与两对算筹x(爻)，也有叠成三对的，表示用不同数量的算筹推算计算或占卜。起源于春秋晚期战国时期的算筹是我国璀璨文化遗产。算筹的运用，笔者再摘录专栏拙文《辛苦“教学”》(2013.5.20)中“学”的释读：

七夕会

我进入耄耋之年，便安下心入住养老公寓，这里的人住年龄平均达86岁，每个老人都有自己专属的健身良法。先讲室外。南北广场加上东西两端，有长而宽的步行通道，走一圈约1500米。一早一晚老人们几乎倾巢而出做步行锻炼。走的方式多种多样：有雄赳赳气昂昂顺走的，也有左顾右盼小心翼翼倒走的。除两条腿走的，还有“三条腿”的——借助拐杖。左手用拐会使右肩耸起，用右手拄拐则会左肩耸起，只有左右手交替使拐，才能使肌体不至于变成“耸肩塌背”。身有残疾坐轮椅、靠着四轮驱动代步也积极锻炼。他们用双手转动轮椅，犹如在水上坐着一叶小舟，前俯后仰倾尽全力划桨，乘风破浪恶浪前进，给观者虽然劳累而又快意畅游之感。还有骑健身三轮车兜圈子的，在健身器材上有选择锻炼的，背朝太阳坐在藤椅上沐浴阳光闭目静养的。再讲室内健身。这些老人大多是单身独居，有私密的空间。有的老人一早醒来，在大床上学驴打滚，反复做左倒、右翻，然后用空心拳，沿脊梁骨两侧捶打，直到身子舒坦、精神焕发，才起床穿衣，去卫生间洗漱后照化妆镜，呵呵，面孔每天都是新的，推窗映入眼帘的每天升起的太阳也都是新的。有的老人在干

养老院中健身欢

谢则林

若说及“健身先健脑”，这里先后入住过两院院士，复旦、财大等名校、数理化学、经济学教授占比最高，是“高知”荟萃之地。“追求新知识那股劲头我也不输学生年少”(黄宗英90岁语)，这些老人深知，未知大超出已知，“生也有涯，知也无涯”，普遍有种紧迫感，读各自专业的书、看专业类报刊，像蛟龙吸水那样，汲取新知，在输入的同时也重视输出，将自己的设计方案或专业论文提供给有关部门参考，既健脑，也以火热的心，为社会奉献了余热。“夕阳映彩虹”“一切文化最终都沉淀为性格”，夕阳美，主要美在人格美、心灵美啊！对这些可敬的耄耋老人，笔者钦佩点赞的同时，也衷心祝愿他们健康长寿，创造人类长寿的新纪录！

酱爆螺蛳

西坡

餐桌放着一碗酱爆螺蛳，无可抑制的馋火令他折回，大啄其螺，以致忘乎所以，被袖后返家的主人逮个正着……

元人倪瓒是高雅之士，绘事追望“逸气”，饮食却很接地气。其《云林堂饮食制度集》披露了与烹制螺蛳有关的意见，一是：“敲去壳取净肉洗，不用浆，以小薄刀卷批如敷梨子法，或片批，用鸡汁略爨”；二是：“取大者敲取头，不要见水，用沙糖浓拌淹饭，顷洗净，或批，用葱椒酒淹少时。清鸡元汁爨供。或生用盐酒入苜蓿浸三五日，清醋供。夏不可食。”

明人李时珍《本草纲目·介部之二蜗螺》：“春月，人采置锅中蒸之，其肉自出，酒烹糟煮食之。”

清人檀萃《滇海虞衡志》记滇人吃螺蛳之猴急相：“滇嗜螺蛳已数百年矣……以姜米、秋油调，争食之，立尽，早晚皆然。”

清季夏传曾《随园食单补证》：“螺蛳制与蚬同，惟子多则不可食。徽州人晒干，卖者名青

螺。可以作羹。闽中有香螺，小而鲜，糟食最佳。”

今人汪曾祺《故乡的食物》中说：“我们家乡清明吃螺蛳，谓可以明目。用五香煮熟螺蛳，分给孩子，一人半碗，由他们自己用竹签挑着吃。”

可见，烹饪螺蛳，各用其法，各有所好，没有定规。可惜，我最为喜欢的酱爆螺蛳，好像先民不曾贡献谈资，也许是当时某些香料尚未登堂入室的缘故吧。

酱爆螺蛳的做法所所周知，至少有两点大概绕不过去：一是浓油赤酱和葱姜香料不吝，否则，无法盖住腥味、提取鲜气；二是猛火和慢笃组合，否则，外无法挂住滋味、内难以渗透汤汁，咬劲和肥嫩不能兼顾。究竟怎样操作才恰到好处？诀窍在于边炒边吃边估边调，方可最大限度地保证在断生到嫩熟到精瘦之间获得最佳口感。诚然，吃相不免难看些。

不断地看到有人宣称酱爆螺蛳是怎样优秀的“压饭榔头”“佐酒佳品”。我很纳闷，因为只要自己一上手，不一连“死磕”二十颗不会善罢甘休。在酱爆螺蛳面前，喝酒与吃饭仿佛宝玉身边的袭人和晴雯——再怎么“脚色”也只是丫鬟。



春到江岭

方忠麟 摄

学(學)，全文从子从爻从“双手”从一，这里是学的主体，爻就是古人演算时使用的两棍或著草，即算筹，呈横七竖八之状。童子双手弄爻是学的一种方式。关于学(學)字解读，笔者要发一家之言。甲金文字中的“一”，当是六或六之异变，列出六的甲文，可与学字中的“一”(六)进行比勘。“六”本指原始圆形的茅屋，自然亦有覆盖义，是庐、屋的初文，庐、屋与六古音同。后“六”作数字，另造表示茅屋的“庐、屋”。

与《辛苦“教学”》中“学”字释读稍有不同的，觉的“一”没有异变作“六”解，觉字“一”就是表示覆盖的屋顶。有一款民间古文字“一”罩住双手弄“爻”(图三)，明确表示人在屋里。旧时文字有从见从爻的“寤”，是觉的异体

之一。宋代字书《类篇》释：“古文觉字”。

经过铺垫，现在可以解读“觉”字共有的睡觉jiào与醒觉yǎng了。人在漆黑的屋子里睡着做梦，心灵的大眼睁开，“发现”自己双手在摆弄着“爻”，或是计算或在占卜。此觉jiào睡得深沉，此觉jiào梦之复杂，属于烧脑的大梦。

大梦初觉，大梦谁先觉。有大梦的觉jiào，梦中的占卜吉凶祸福如何，会有了断；梦中的推演计算对错或暂时停下待解都会有答案。人往往在梦中幡然醒觉，并演绎到现实人生境界的觉解。《庄子·齐物论》：“且有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致知格物，梦寐觉jiào与醒寤觉

是人类每日必经的精神活动。关于这两种精神活动，中国先哲还创造了“梦觉”的说法，即梦与觉的状态可以相互颠倒，默转潜移，梦(睡觉jiào)就是觉(醒觉)，觉就是梦。梦境有真实和虚幻之分。对觉者来说，梦境为幻而非真，但对梦者来说，梦境为真而非幻。佛语：“未觉不能知，梦所见非有。”因此睡梦的虚境觉jiào这与醒悟的实境觉相悖义项的迭代，营造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合状态。如此状态的文字表达，古人以一形两音的“觉”担纲，实乃睿智之举。

充满着矛盾辩证法的“觉”，蕴含着大道哲理奥义的“觉”，这魔幻汉字义项表现手法的“另类”，必将世代传承，为人们津津乐道。

儿子。他们得知我已有女友了(现在的妻子)，便催着我带来认识一下。几次邀请，女友总算答应一起去做客。刘大娘提议把家中饲养的那只大鹅杀了，我坚决劝阻，但刘大娘坚持要这么做，老伊即与三个孩子满院子里捕捉那只还在下蛋、奔跳灵巧的大鹅。老伊夫妇在灶台架柴生火，把大鹅开膛收拾干净，患有大骨节病且手脚不灵便的刘大娘亲自掌勺煮一大锅喷香的东北菜——大鹅炖粉条。

我与妻子一直没忘记老伊一家在那艰苦年代里对我们的纯朴、温馨感情。刘大娘和老伊都已去世多年了，但至今，我们都还与老伊大嫂和其三个孩子的家庭保持着“热线”往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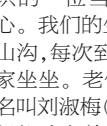


在家网购，无意中发现有东北大鹅供货。我连忙问妻子是否需要？她不假思索地让我赶紧下单。妻的口味与许多人不一样，牛、羊、鸡肉不吃，许多荤菜也不感兴趣，唯独喜欢吃东北鹅肉，这里隐藏着一段难忘的故事。

五十多年前，我们在吉林农村下乡插队。那是个缺吃少穿的年代，我与妻子那时正在恋爱，可也没有一起吃过一顿像样的饭菜。我结识的一位当地朋友老伊，为人真诚热心。我们的生产队在远离镇上9公里的山沟，每次到镇上来时老伊总邀我去他家坐坐。老伊夫妇有三个孩子，老母亲名叫刘淑梅(后得知与我父亲同岁)。老伊似我亲弟弟，刘淑梅大娘待我如同亲

东北大鹅肉

肖俊锋



健康